

副主编

王羲之草书千字文



王孟英温病证治精萃

主编 张之文 副主编 杨 宇

执笔：张之文 杨 宇 程 式 江秀成 翁 星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 一九八九 •

责任编辑：李成平

技术设计：王 维

王孟英温病证治精萃

主 编 张之文 副主编 杨 宇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重庆市市中区胜利路132号

出版
发行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四 川 省 隆 昌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5 字数：16万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科技新书目：203—325 印数：1-3000

ISBN7-5023-0469-X/R·107 定价：2.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王孟英有关温病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内容包括：王孟英生平及其专著、温病证治特点、温病学专题评述、温病医论选和药方选，对深入研究清代以前温病学派内部各种学术观点和吸取王氏治疗温病的经验是十分有益的，是研究和防治温病的主要读物。可供中医临床医生、研究、教学人员，以及有关院校师生和自学者参考。

《王孟英温病证治精萃》

编写说明

王孟英对于温病学学术体系有着重要的特殊的贡献，集中起来有两点：其一，对迄至清末的温病学成就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其二，通过其编著、校点的大量医著及其医案，记载了王氏独特的温病学经验。因此，研究王孟英及其温病证治，对于深入系统研究清代以前温病学派内部各种学术观点及其争鸣，吸取王氏治疗温病经验，是十分有益的。

基于这一基本思路，将此研究列入省科委下达的“温病卫气营血研究”课题，由成都中医学院温病学教研室主任张之文教授担任主编，历时近三年，编著了这本《王孟英温病证治精萃》。本书文笔浅出，通俗易懂，除供一般中医临床医生参考外，还可为教学、研究人员提供较系统、全面的关于王孟英及其温病证治方面的专门参考资料。中医院校学生、其他学习中医的同志，也可将其作为自学参考书。

前 言

王孟英生活于清代末年,此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暴发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频繁,疾疫流行。王孟英自幼勤奋攻读,经、史、子、集无不博览,于医学典籍,上溯《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下及各个学术流派。年长,因国破家衰,颠沛流离,携砚壮游,既防病治病,又著书立说。晚年歿于上海。王氏一生著述甚丰,识见独超,对温病学造诣尤其精深。王氏论医多述而不作,或发议论于医案之中,或间以按语、刊语于评注医籍之内,夹叙夹议,庞杂无序,读者对其学术思想,防治经验等,难以窥其全貌,我们不揣谫陋,对王氏有关温病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进行整理研究,纂成《王孟英温病证治精萃》一书,由张之文任主编,杨宇任副主编。其生平与著作篇由张之文执笔;温病证治特点篇由杨宇执笔;温病学专题评述篇由程式执笔;温病医论选篇由江秀成执笔;方药选篇由翁星执笔。在编著本书过程中还得到张重郃副研究员、王宗伟、王审亮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甚至谬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2月1日

王孟英溫病證治精華

飲人金果西題



目 录

生平与著作

- 一、生平事略.....〔 1 〕
- 二、著作评介.....〔 19 〕

温病证治特点

- 一、调理气机.....〔 38 〕
- 二、养阴保液.....〔 64 〕
- 三、知常达变.....〔 81 〕

温病学专题评述

- 一、暑病.....〔 94 〕
- 二、疟疾.....〔 107 〕
- 三、霍乱.....〔 114 〕
- 四、伏气温病.....〔 126 〕
- 五、痢疾.....〔 138 〕

温病医论选

- 一、论暑.....〔 149 〕
- 二、论湿热.....〔 154 〕
- 三、论燥邪.....〔 155 〕

四、辨痰湿·····	[156]
五、顺传与逆传·····	[157]
六、伏温传变及证治·····	[159]
七、辨舌·····	[159]
八、辨脉·····	[161]
九、论黄疸·····	[161]
十、论白痞·····	[162]
十一、轻清宣气法·····	[162]
十二、分消走泄法·····	[164]
十三、养阴法·····	[164]
十四、战汗益胃法·····	[165]
十五、攻下法·····	[165]
十六、辛开苦降法·····	[167]
十七、痢疾证治·····	[167]
十八、疫病证治·····	[169]
十九、热入血室·····	[170]

方剂、方论及药论选

一、方剂选·····	[175]
二、方论选·····	[189]
三、药论选·····	[205]
附：王孟英大事年表·····	[218]

生平与著作

王士雄，字孟英（小字筏龙），自号半痴山人，晚年改字梦隐（或作梦影），又常署野云氏、睡乡散人、随息子、华胥小影、王潜斋等名，生活于清代嘉靖年间（1808~1867），系晚清著名中医学家，于温病学造诣精深，集19世纪60年代前温病学理论之大成。王士雄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生平事略

（一）出生杭垣 年少失怙

王氏族系安化（今湖南安化），籍隶盐官（今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盐官即古之海昌，东临海盐，西连沃壤余杭，北接桐乡，南临杭州湾，正置钱塘江出海口。王氏十四世祖从盐官迁于海盐之水北，十九世祖复归原籍。王氏家族是盐官的望族。由于海水涨潮，倒灌钱塘江，横流冲决，常毁盐官捍海塘，造成城廓崩塌。王士雄曾祖王学权（字秉衡），屡遭海溢之患，携眷属侨居杭州。王学权精于医，治家严肃，门无杂宾，年逾大耋、神明不衰。祖王国祥（字永嘉），天性纯孝，闻名戚里，32岁而齔，誓不再娶。永嘉公治学严谨，尝谓：“固执不通者，无才以胜其学也，好作聪明者，无学以副其才也，人必有天赋之才而读破万卷，庶可以以为医矣”（《重庆堂随笔·卷上》）。父王升（字大昌，

又字礪沧)，少有祖父风。王士雄外祖父慕王氏三代之为人，于嘉庆纪元（1796）将爱女婚配王升，次年产一男，重伟大悦，取名庆儿，时值王学权古稀之年，爱其斋曰：“重庆堂”。后，又举两胎，名双儿、琳儿，三子不幸全夭。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五日，又生一男，即王士雄。今人津氏《医家与医籍·王士雄和温热经纬》谓王士雄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与王士雄舅氏俞桂庭《重庆堂随笔·升言》所说“至戊辰（1808）三月五日又举一男”不符，似准俞说为允。王学权为王士雄的降世大喜，曰：“此儿与祖同甲子，必得钱祖之寿”（《重庆堂随笔·弁言》），因小字“钱龙”。钱祖，即钱铿，为上古之人，尧时封于彭城，故又称彭祖，寿八百而不衰。王学权谓与“祖”同甲子，实是与“曾祖”同甲子，这是王学权口语中之省略词，今人陆氏发表论文，直言“与祖秉衡公同甲子”（《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11卷第1期10页），似错简了辈数。王学权于是年撰《医学随笔》（又名《重庆堂随笔》，下简称《随笔》），或采前言，或抒心得，发前人之未发。历经两年，书未脱稿即与世长辞，永嘉公辑注遗稿，但事业未竟，越二载因疾谢世，后由王礪沧续校余稿。长辈续校、续注遗稿，使王士雄意识到继承家学的重要。嘉庆己卯（1819）春，王礪沧患温病，发热自利。当时医界多宗陶节庵《伤寒六书》。不知所谓温病治法，请来的医生见其下利，概用柴胡、葛根等升提，不见疗效，又称是漏底症，渐投温补，病势日重，濒于死亡。其挚友金履思推荐年轻的浦上林先生诊治，浦氏认准是温证，书方大剂犀角、石膏、银花、花粉、鲜生地、麦冬等清养之品。诸亲长见方，都不敢让其服治，金履思力排众

议，如法频频灌服，病渐痊愈。当时王士雄年甫12，聆其言而心识之。此事对王士雄影响颇大，使他认识到医有高下区分，只有医术精湛，才能认证准确，救人于危难。逾二年，王璉沧天夺其年，年竟49，而王士雄只有14岁。王士雄年少失怙，家有7口，厨无宿粮，靠母亲支撑门户。母俞氏，禀性善良、贤淑，侍上抚下，无不周至，知医，药性谙练亦深，王士雄未冠前，喜读《景岳全书》，亦效其温补治法，被母亲痛戒为信道不笃，见异思迁。王士雄说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全在“先慈启迪之教也”（《重庆堂随笔·卷上·雄刊》）。

父王升弥留之际执手告王士雄：“人生天地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我无憾矣”（《回春录·周铎序》）。王士雄自顾家贫性介，不能为利达之人，将何以为世用？先哲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言，他认为治国与活人理原一贯，故选择了后者。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于母舅俞桂庭：“先人遗训，期甥于世有用，而曾王父甥生之日，即著医书一种（指《重庆堂随笔》），夫有用于世者，莫如医。甥敢不专心致志，以究其旨哉？第义理渊微，欲埋头十载，而以家累吾舅，可乎？”（《重庆堂随笔·弁言》）。舅氏谊笃亲亲，深深感动，勉励道：“汝志如是，汝父不死矣！吾安敢辞耶？”（《重庆堂随笔·弁言·》）。遂承诺其言，力肩其家事，并赠以斋名曰“潜”，嘱其“潜心学问，勿以内顾为忧”（《饮食谱·后序》）。今人宋氏撰文曰：“他的母亲勉励孟英：‘汝志如此，汝父不死矣，吾敢辞焉？并赐其斋曰潜，嘱其潜心学问，勿以内顾为忧’”（《浙江中医杂志》1959年1月号40页）。这显然是将母舅误作母亲了。

然而，只有维持生计，才能有精力习医。承蒙父执金履思念旧怜孤，介绍王士雄去婺州（金华）盐行，佐理盐务会计，兼习医理，所以《清史稿·卷五百二·列传·艺术一》云：

“士雄读书砺行，家贫，仍以医自给”。临行，金履思赐王士雄字曰“孟英”（《饮食谱·后序》）。旧时兄弟排行用孟、仲、叔、季做次序，孟是老大。王士雄兄弟姊妹六人，而殇其三，王士雄居孟，乃曰孟英。王士雄的父亲王永嘉说：

“荆人（对人自称其妻之谦词）举六子，皆二百七十六而生，庆儿、双儿、琳儿并殇；龙儿（即王士雄）、华儿、如儿金无夭相”（《重庆堂随笔·卷下》）。王士雄也说：“生余昆季六人，而殇其三，故虽行四，而字孟英”（《潜斋医话·自述记》）。

（二）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王士雄生而颖异，天分绝人，心静灵妙，“书一览即领解，十岁知三党五服之别，通算术”（《王氏医案三编·庄仲芳序》）。王氏到了婺州，在工作之暇便披览史籍、古文词、医书。他治学目的明确（期于世用），学习十分刻苦，他在斋头书一联以励己志：“读书明理，好学虚心”（《回春录·周铎序》）。王氏摒弃一切杂念，凝聚精力，不问外事，痴心攻读。在婺州将近十年，足不出户庭，手不释卷册，灯燃帐内，顶为之墨，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学习。王士雄说：“道光元年，金履思丈念祖父之劳勩，命余佐理盐务，于婺州之孝顺街，余于之暇，辄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重订霍乱论·卷三·医案篇》）。王士雄披览往籍，识见孤超，上追《素问》、《灵枢》、

《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溯本求源；下及诸家，扶奥显幽，存纯纤谬，对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温症论治》以及王勋臣的《医林改错》等，尤感兴趣。对有争议的《医林改错》，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竟将轩歧以来四千余年之案，一旦全反，毋乃骇闻，然此公征诸目击，非托空言……，然泰西《人身图说》一书，流入中国已二百余年，所载脏腑与王说略同”（《女科辑要·卷上·腹内儿哭·雄按》）。此外，作王氏对清·喻嘉言的著作亦颇重视。王士雄师古而知通变，结合实际颇具卓见，故杨素园（杨照葵）曾面评王士雄：“从来趋时者鲜实学，而潜心古训者恒多不合时宜，兼而能者惟君乎？”王氏答曰：“虽愧不敢当，亦不敢不勉，然而难也”（《重庆堂随笔·卷上》）。王士雄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实事求是，从不夸张、奢谈、他人对己评价之过者，则予及时更正。《王氏医案三编·卷二》屠小苏令正案下附云，“又，顾氏子患发热独炽于头，医进发散，汗出不解，胸次痞闷，便滞溺艰，舌绛口干，饮不下膈，不眠头痛，脉数而弦。孟英曰：体质素虚，热搏于肺，痰结于胸，治宜轻解，羌、防、柴、葛恶可妄投？膏粱与藜藿有殊，暑热与风寒迥异，治上焦如羽，展气化宜轻，以通草、苇茎、冬瓜子、丝瓜络、紫苑、枇杷叶、射干、兜铃、白前九味，天泉水急火煎服，覆杯即已”——此乃慎庵所辑录，汪谢城评曰：“覆杯即已，下宜删去，以言过当。若然则藜藿人温证、暑证，亦可用辛温矣”（《王氏医案三编·卷二》）。王士雄对汪氏评语极服，他在《王氏医案三编·卷二》说道：“吕君慎庵所辑拙案《三编》卷之第六页屠小苏令正案后，附顾氏子证，蒙乌程汪谢城老廉评云：覆杯

即已，下宜删去，以言过当也，若然则藜藿人温证、暑证，亦可用辛温矣。此评甚是，余极佩服”。正是王士雄的勤勉进取，虚心严谨的品格，使成医界一代精英。

王士雄在婺州馆其将十载，而未尽展其志，于清·道光己丑年（1829）返回杭州，居住髦儿桥，同年与钱塘徐政杰（徐蒿辉）之女结婚。徐氏身体健康，善劳作，常灯下伴王士雄勘读。

王士雄回到杭州之际。正值天花、霍乱、疟疾、麻疹、痢疾等传染病蔓延、流行，甲辰五月下旬，天气酷热异常，道路卒死甚多，王氏一家亦未幸免，他说：“己丑受室，甲午举家患疫，悉余治愈”（《潜斋医话·自述记》）。王氏在杭州及时投入了温疫的治疗，累起沉痾，活人甚众，声名日甚一日，影响甚大。

王士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凡人有所求，只要力能者必应之，袁凤桐赞云：“仁心古谊继忠州，千顷波涛一叶舟”（《旧砚录·题》）。这说明王氏每乘小舟夜行赴诊。王士雄每临一证必竭其心思，殚其才力，冀求图痊。他常常息心静气，曲证旁参，务求病情之真，始立案处方。遇有重险病人，从不推御责任，不避嫌怨，不畏风险，不计较个人得失，竭思拯救，以期挽回生命于万一。正如庄仲方所称：

“不悬壶，不受扁，遇濒危之证，人望而却走者，必竭思以拯焉；人皆痴之，山人曰：我于世无所溺，而独溺于不避嫌怨，以期愈疾，是尚有半点痴心耳，因自号半痴”（《医案三编·庄序》）。例如翁嘉顺患感，值忧劳哀痛之余，五志内燔，温邪外迫，不必由卫及气、自气而营，王氏急与清营，继投凉血，病不稍减，且家无主药之人，旁议譁然。王氏

曰：“我肠最热，奈病来颇恶，治虽合法，势必转重，若初起不先觑破，早已殆矣。吾若畏难推诿，恐他手难识其证，亦无如此大剂，车薪杯水，何益于事，吾且肩劳任怨，殚心尽力以图之。”病果重，昏瞶耳聋，自利红水，目赤妄言，王氏按证治之，未犯一毫相悖之药，始克起九死于一生（《王氏病案三编·卷一》）。又如治石诵义患感案，系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然众皆交喙，病家疑药不对证，不敢遽服，后王士雄又三疏白虎汤，病家仍不肯服，惶惶然广征名士会诊，而王士雄谓众医云：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用愚之处方。座中顾听泉曰：孟英肠热胆坚，极堪依赖。众医亦皆谓是。遂疏白虎汤加味，连服三剂，诸恙皆瘥（《回春录·卷二》）。王士雄治病每多创辟处，立法虽据古书，然其裁方用药，则根据病人的体质、感邪性质、病邪传变、证候病机等而灵活变化，左右逢源，切中病机，故多奏捷效，所以周铤说他“治病之奇，若有天授”（《回春录·周铤序》）。王士雄常以价廉易得之药而愈重病，减轻了病家的财力负担。如用梨汁养胃阴，称其为天生甘露饮，用甘蔗汁养脾胃阴津，称其为天生复脉汤，用青果、萝卜汁清养肺胃，称其为青龙白虎汤。正如赵梦龄说：“其用药不尚珍贵以糜人财，苟能中病，虽寻常耳目前之物，信手拈来皆成妙用”（《潜斋医学丛书·赵序》）。

王士雄重视临床经验及病案资料的积累。还是在婺州时，其舅氏俞桂庭即致书训雄：“凡病治愈，须存底稿”（《愿体病话·序》）。王士雄遵其言，处方必先立案。王氏医理功底深厚，书案运笔如飞，不劳思索，而人情、物理体

贴入微。有的病人尚未服药，先闻其案，病即愈半，更有阅案病即已，而不再服药者，如某夫人辟谷慕仙，屏人独居，施治则拒，或以为颠疾，家人无策，延王士雄书一案，令读之，果纳谷而瘥，其神妙类如此（《王氏医案三编·例言三》）。

王士雄稟性疎迈，正直豁达，内行纯笃，无人闲言，与文人、学者、医界同道遇合良多，常在一起切磋学术，诸葛令泉评其品行曰：“先生之为人，尤世罕觐，恂恂然不趋乎时，不戾乎时，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凡从而游者，皆钦爱不忍离”（《霍乱论·诸葛序》）。王士雄与定州杨照蓼、文士徐亚枝、无隶张柳吟、学者赵菊斋、荔墙居士汪谢城、老医顾听泉、盐务主政周铎等，皆结为好友，时相过从。如王氏与张柳吟有忘年之交。乙未年（1835）夏季，张柳吟封翁，偕令嗣恒斋刺史赴滇南任，途经武林，其家人郑九，途中患病，即请越中名医陈六顺诊治，服药后，汗出昏狂，精流欲脱，封翁大骇，乃请王士雄来诊。王氏切其脉，既数且乱，沉取极细，于是告之封翁：“此证颇危，生机仅存一线，亦斯人之阴分素亏，不可竟谓附桂之罪也”（《回春录·卷一》），于是另书方治。封翁闻其言，观其方，大悦，赞曰：“长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见证之险而要誉”（《回春录·卷一》）。令其大剂灌服，咽下即安。言谈中王氏始知封翁最善论医，岐黄之言，无所不览。其不肯为人勘病者是为慎重意。张、王遂有相恨见晚之慨，彼此尽吐平生。后王士雄草《霍乱论》于天台道上，尊请张柳吟鉴定。张氏为彰王氏医绩，以嘉惠后学，继《回春录》后，又续采王氏临床验案，辑为《仁术志》若干卷。张柳吟补辑徐